二林居集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事狀二

故中大夫光祿寺卿加二級沈公事狀

公諱起元字子大世居江南太倉州高祖諱文明封儒林郎曾祖諱衍應父諱受宏鄉貢生通經術隱居教授著書數萬言殁祀鄉賢祠兩世皆贈奉政大夫公童時能文章年十八慨然有自立之志爲諸生敦厲廉恥嚴義利之辨居母吳孺人喪依古禮不御酒肉不內寢其後父喪亦如之康熙五十九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補庶吉士以父病乞歸父殁服除入京雍正四年改授驗封司員外郎尋兼考功司明年

命往福建以知府用總督高文良委署福州府移興化時世宗聞閩中倉穀多虧遣四大臣率調選府縣官六十餘人往拔有司被劾者十居五餘悉解任聽勘受事者較計升合爭爲煩苛公獨持平宏大體興化屬僊游令受代不肎收碎米公怒曰穀以備賑碎米獨不可食邪令謝過乃已糧道李玉鋐聞而歎曰近日閩省惟建寧興化爲光天化日矣建寧守姜君亦良吏其屬官多賴以得全者也莆田有黃陳兩家連歲訟不決乃結黨互毆有南北黨之目上官恐其釀亂將悉捕治之公責兩人而釋其餘報曰釁由主者懲之畢矣餘不足問也

詔以閩人不善官音令督撫教之學習興化士音尤詰屈讀

書了不可辨公建正音書院擇閩人通官音者為之師集諸生以四聲敎正經書俾轉相敎授上官采其法頒行諸府在官禁屬官饋獻府倉壞出私錢興造一不以擾民巡撫常安委攝海關司關向無稽覈責諸關口差役歲輸金三千以給公請于巡撫革之並革洋船規例數千金巡撫有家奴守關欲浮收糖稅不得格二十餘船不行公聞立督收稅如額放船行而白其事于巡撫巡撫召家奴切數之由是人莫敢不奉法及常去代者朱定元向公問常奴贓狀公不對朱彊之曰起元但知常公任內革除浮稅四千金它非所知也初高文良奏開南洋
報可已復禁內地商久留外國文良下令出洋者必處里具

結狀立往還期限逾者連坐公進曰此法立將一船不得行文良問故曰出洋者生死疾病無常數貨物利鈍無常期此豈內地閭里所能逆料而爲之具狀乎且公不聽開洋則已今聽之商人造船集貨費無算忽以結狀撓之是明利之而陰奪之也商何望焉文良曰君意云何曰但令商自具狀過三年不歸者不聽回籍以此牒部足矣文良喜令商具狀如式部例洋船水手多寡視梁頭大小商苦納稅大輒報小及出口船不得行泉防同知馳啟督撫議增水手公方奉檄放船商環集求驗放且請聯舟互濟免增水手同知欲候督撫命下不可公夜詣同知曰水手定額工部所頒督撫不能增文移往復轉展駁詰商船且不得行南風將起彼情急必生

變。君其危哉。同知不得已許諾則衆已洶洶集同知門矣初兩院得同知啟方愕貽不能爲計及聞船已放則大喜守興化三載史文靖公奉使至閩以牧守優等第一薦擢臺灣知府臺田一甲準十一畝有奇賦有上中下則上則一甲收穀八石中則六石下則四石視內地加數倍然率多隱占民不甚困時丈量法行占者不得匿公將赴臺文良語之曰吾欲使臺田悉視同安下則起賦但恐不及故額致部駁柰何公曰此事籌之素矣茲令耆籍田且仍舊額而丈出者視同安起科俟隱占既清要減舊額重者均于新額之上則賦不虧而民不病。文良以爲然及至臺大風壞海船廬舍人民率漂溺公單騎案視賑給流民多所全活時有山豬毛社生番之

攝議設桊山口斷其出入南路遂寧新守至還興化先是國安縣民有冤獄按察使潘體豐不能察獄成總督命公覆訊直其冤潘坐是銜之中以它事部議降四級用遂如京師尋告歸高文良總督兩江聘主鍾山書院今

上即位召入京授江西驛鹽道在官絕商人餽遺臨行以千金爲贐卻之乾隆二年授河南按察使夏大雨災被四十六縣飢民四走布政使欲闌之公曰民飢且死奈何禁其它徙昔田文鏡以此獲咎可鑒也今鄰境州縣有未被水者宜安插流民給口糧俾毋出境其可從之屬吏報鹽梟四十餘拒捕傷人已而獲者過半法皆當斬訊之自四五人外皆飢民請于巡撫雅爾圖斬三人戍二人餘杖遣而已巡撫令府州

各設書院屬公總其事公以教士當先實行須鄉先輩陳確庵敬怠日程自大梁書院始進諸生示以省身克己之學嚴其程而加差等焉巡撫立章善坊令諸州縣舉孝子悌弟義夫貞婦登其名公采訪事實書章善錄板行一時風動有兄弟爭訟累年忽大悔讓財產友愛終身七年遷直隸布政使明年大旱七月總督高斌自江南視河工還公迎謁固城議賑事高欲遲至仲冬公曰飢民朝不謀夕豈能久待請先普賑一月再查戶口分別加賑高慍曰必如此君自奏之公出語清河道方觀承曰普賑萬不可緩時之安危民之生死在此決矣子其圖之方入言于總督卒從公請時有縣令倡言賑戶不賑口公怒曰一戶數口止賑一二是且殺七八人矣

移檄州縣有犯此者舉之戶部尚書海望奏淸理直隸旂地有司違限奏
旨飭責髙恐命公劾數州縣以應
命公不可曰旂地非旦夕可淸州縣方災何暇了此獨劾起元可也乃止九年內轉光祿卿尋奏
命稽察宗學居閒讀易折中古訓著周易孔義十三年移疾歸歷主濟南揚州太倉諸書院晚而杜門日誦先儒書病中手鈔明道先生語錄臨終語其友曰平生學力無住手處年來日夕檢點身心仰不愧俯不怍或庶幾焉卒年七十九所著書自易義外有敬亭詩文集十餘卷刻行于世敬亭文稾沈祖望所撰行述

故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事狀

公諱鋐字貫一先世由豫章遷汀州之寧化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縣學生三世俱贈通政使司通政使公年十七補諸生時漳浦蔡文勤公講學鼇峯公讀其學約悅之從文勤游慨然以聖學自任慕陸淸獻公之爲人也旣通籍勤學不懈肆其所蓄施于有政氣淳而守固遇義所不可必遂其意初舉鄉試至京時蔡公在朝大學士朱文端公欲見公公不往文端乃就蔡公館與公論易器之雍正八年以合河孫文定公薦授國子監學正十一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明年以大父母春秋高請急歸省

上即位召至京授翰林院編修直上書房屢轉至左諭德兼

修撰每進經史講義必明辨安危治亂之幾歸本于人主之一心以推極于民生國計反覆詳盡無隱情會同官余棟以喪歸未葬入臨

皇子喪

上欲罪之公奏曰侍學之臣所貴明大義篤倫理非徒取記誦詞章而已今余棟父喪未葬遽直內廷設講書至宰我問三年喪章何以出口乎聞輔臣以其辭為好名使人人避好名之嫌不求盡人子之道非細故也事遂寢繼以太公憂去官服除召還旋擢通政使乾隆十三年三月日食求言公上書曰伏讀

上諭戒飭臺諫諸臣處心積慮不外名利二涂此

皇上裁成激勵望此諸臣盡以古純臣爲法也夫就臣子而論不可計利并不可好名計利者卑瑣不待言稍存好名之念必不能勉竭忠藎曲盡事情而枉

朝廷樂聞讜言但當論其言之是非不必疑其計利并不必疑其好名果其言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皇上采而納之天下後世傳而誦之正足見

聖朝之有人嘉謨之所得者名政事之所資者實也昔孔子偁舜之大知曰隱惡而揚善當舜之時進言者亦不皆有善而無惡唯舜隱之揚之所以嘉言罔攸伏明目達聰成執兩用中之至治

皇上誠切求言臣不自揣量鰓鰓過計者如此若夫信任忠

良練達之臣屏絕諂諛容悅之習不爲無事之游幸以增煩費不耽無益之玩好以妨幾務此我

皇上日夕乾惕時存警戒無待臣下之敷陳者也疏入

上訓勉宣示焉十二年冬

詔以明年春巡山東將次及江淮吳越公因備述

聖祖皇帝巡方故事勸

上飭諸大吏省徭役敦樸素以便民

上亦已有

旨諭諸臣矣以公言忠弗過也十四年夏以太夫人疾乞假

歸逾年入朝

命提督浙江學政仰迎養太夫人于官十六年秋移任江蘇

明年以左副都御史復任浙江公之教士也提倡正學以程朱為的其所至必訪求高行卓識之士以禮先之並徵先哲遺書擇其善者而表著之由是人知向方奮發者衆時有司有勒屬誣報劣生者公疏糾之因言舉報優劣宜責成府縣官定以處分又言貢士太學宜先老成通經學者二十年秋浙西被蟲災巡撫閩人驥謂已屆秋穫不以聞公致書規之不聽遂具章入告得

旨賑卹而治巡撫皐明年夏以太夫人年八十預請復命時乞

恩歸養

上命郇自浙江侍母歸二十二年

南巡

御書四言額爲太夫人壽又二年太夫人卒未終喪而公亦卒年六十四時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也公嘗學文于望谿方先生所著經笥堂集具有家法平生多布衣交在京善李鍇朱𤇆在蘇善陳黃中晩而在家與建寧朱仕琇論文尤密遇後生晩學一材一蓺有過人者必委曲成就之瑞金羅有高嘗游學公門服公之敎未嘗去口紹升與有高交慕公之德望久矣因詮次其略爲之狀雷定淳所撰行述朱梅崖集唐報

書諸名公事狀後二則

事狀之作將以上太常史館爲易名記注之本大都出自門生故吏如韓退之之狀董孝習之之狀韓是也然習之論百

官行狀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處心不實苟欲虛美于所受恩之地然則當日之文求得如韓李者亦已鮮矣至唐書藝文志載李氏海內先賢行狀朱晦翁書濂谿先生事實則生不同時居不同地其所論述一出于秉彝之公好初非有私昵于其閒如習之所譏誠不足慮于

本朝諸名公讀其書殁其行事輒私心向往第尋覽往時記載之文或略不具本末或煩蕪而寡體要心嘗病焉搜索餘閒竊取李氏朱氏之意成事狀十六篇庶幾習之所謂指事書實不飾虛言者傳之異時徵故獻者當有取焉

文獻不足雖善無徵予之狀諸公也徵諸文者則有奏議書牘策論之篇皆當日施于朝廷達乎倫物者不可以僞爲也

徵諸獻者則有諸公朋舊門生子姓之屬其所撰碑志行述聞見既覈情實難淆以視夫道路之風聞稗官之剿說不既遠乎往在京師得望谿方氏未刻稾書康熙間諸公逸事凡數篇其敘湯文正陳恪勤得謗之由及李文貞奏對數事皆薦紳間未及聞者今狀中所采是也而家仲兄與修國史記憶所及予因得參攷異同折中一是雖言之無文亦庶幾無所苟而已矣至所引諸書各條其目略仿朱子伊川年譜之例自餘諸公亦有名節在天壤功烈震一世而其書不傳其蹟散佚無可攷其僅見于八旂直省諸通志者非博稽金匱石室之藏未易周知其顛末也疑者闕之以俟後之君子

皇清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兵部尚書致仕先考彭府君事狀

曾祖瓏任廣東長寧知縣累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妣施氏袁氏俱贈一品夫人

祖定求任翰林院侍講累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妣李氏贈一品夫人

考正乾需次州同知累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妣周氏封一品太夫人

府君諱啟豐字翰文方舉于鄉之歲芝生庭中故自號曰芝庭先世自明洪武初由江西清江遷蘇州世居長洲縣十泉街今分隸元和 長寧公初以文學名晚而篤信程朱講學鄉閭興起者眾至 侍講公稟承遺教以道淑身所著書善

發明儒先學蜙殄祀鄉賢祠。同知公韜光不試修長者行晩舉鄉飮大賓葢彭氏自明中葉而降以儒學傳家者百數十年入

本朝而益著故江以東言門望者多推彭氏。府君生十歲左右。侍講公和詩屬對輒工敏。侍講公早器之毋戒

府君曰大器晩成汝當斂蓺就實毋輕泄也年十六補諸生十九。侍講公卽世二十一娶。宋夫人治舉業暇好爲詩從城南詩社沈稿士徐龍友陸學起諸耆宿切劘講習作述懷詩慨然以復古爲己任雍正四年舉鄉試明年會試弟一時年二十七矣殿試卷列弟三

世宗親擢弟一授翰林院修撰旋

命直南書房七年秋充河南鄉試副考官入闈病作移寓于
外氣垂絕恍惚見二童子自雲中持采旂導還鄉至文星閣
一老人持藥飲之遂蘇文星閣者侍講公曩時講學地也反
至京
命遣醫診視
賜人薓服之病良已十一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九年春方侍
直
世宗手書聯語以
賜其年三月試進士出身官卽
命內廷翰林閱卷 府君與焉其一 府君等三人卷有
旨俱列一等明年秋充雲南鄉試主考官十一年春充會試

同考官十月聞 周太夫人疾請假

詔許馳驛歸明年正月還朝十三年二月遷左春坊左中允

其年秋充江西鄉試主考官時江西官生止二十九卷例中

十卷而文多淺拙因裁去四卷以民卷足之是歲得人偶盛

甫出闈聞

世宗晏駕疾馳至京既反

命朱文端公遇于朝揚言曰江西佳士被主司一網收盡矣

十月充順天武場鄉試副考官乾隆元年秋充山東鄉試副

考官 府君自入翰林刻苦如諸生鮮食寡欲畏遠權勢僻

交游日以文章自娛泊如也至三年六月

上以甘霖溥降

召大學士及內廷翰林泛舟圓明園，給筆札賦詩。　府君立成七言律詩四首以進。上褒賞甚至。七月，遷翰林院侍講，賞賚有加。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五年六月，轉翰林院侍讀。十一月，遷右春坊右庶子。時

詔許近臣得奏進經史講義。　府君前後所上，多切于治體。嘗論月令言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夫所以使之當位者有三焉：一曰尊宰輔以崇其體，二曰卹羣臣以遂其情，三曰久任使以專其職。明良之世，君不疑其臣，臣自不欺其君，其左右大臣必有耆艾碩德，從容朝廷之上，汲引善類，扶植忠良，所當布以腹心，隆其禮貌，故曰任賢勿貳。至小臣者，大臣所自

出宜優卹而厚期之其厚期之者尤在作其敢言之氣不獨臺諫官當責以盡言卽翰林曹郎亦宜分班條奏講明經術敷陳庶事則耳目廣而人才益厲若夫人之才器不能相假故虞廷諸臣兵農禮樂各有專司一官終身不易其任儻甫履其地旋改而之它卽以政務必茫然莫辨況民社之官責成非細宜仿古者增秩賜金之制俾人與官相習庶明作有功之效可得而幾也又嘗論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蓋人主一言一動卽安危治忽之幾所由判唐臣杜正倫云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其愚直若一言乖于道理卽千載累于聖德覩于此者雖欲不日愼一日其得已乎臣瀛膺斯任密邇德音常願

聖心始終如一凡一言一動務求閑邪存誠法天行之健接
執中之傳恭已無爲而天下治焉又嘗因論通鑑宋雍熙二
年求遺書事請廣搜宋元以來迄
本朝諸儒遺書切于理道者進
御傳刊以惠四方之士有
詔頒示内外如　府君言六年秋充江西鄉試副考官遷翰
林院侍讀學士十月遷右通政再遷左僉都御史路過宿州
時方被水知州許朝棟報災延緩及造冊發賑老弱多不得
與飢民號訴者日數千人鳳陽知府楊毓健督賑無術　府
君還朝具奏其事章下督臣察治之江西前任學臣諂事大
吏以屬官門生自居　府君復奏言學臣職在衷率士子宏

得端方清正之人以厲廉隅興教化若乃逢迎媚悅曲意徇
人長鑽營之習開請託之門相師成風所關非細宜加禁飭
俾各遵守儀制下部議行十二月
命提督浙江學政明年三月至官四月遷通政使其年秋陳
學政事宜六條一論生童考試既有經義條對宜將講義刪
除一請裁武童入學之額一請嚴甲商濫保商童之律一請
復歲貢隨場考試之例一卷面不得塡稟增附字樣一請以
四等武生充鄉場對讀下部議多見施行十二月遷左副都
御史八年春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領學政如故十一月
遷刑部右侍郎　府君之督學也以潔誠自矢日四鼓莅堂
皇呼唱畢闔門嚴試之畢有繼燭者晝夜校閱未嘗稍怠忽

其論文必經經緯史猋發雲涌而以寒儉爲大戒故所錄士不數年聞登鄉會榜者不可枚數也九年任滿明年四月還

朝奏言浙江士子文藻有餘罕知實學伏讀

欽頒太學訓士文昭示聖賢爲己之功至剴切請刊碑天下

學宮朔望宣講

報可又論浙江利病四事一餘杭南湖之水發原天目注苕谿下灌杭嘉湖三府今沙土淤塞侵占者多西湖之水灌田萬頃今湖水淺狹葑茭蔓蔽其它會稽上虞餘姚慈谿諸縣之湖僅存其名難核其實夫水利不修則農田不治請

敕下督撫酌議次第開濬之法剗除侵占疏瀹壅塞務使畜洩咸宜旱潦有備一浙省收漕每石私加五六升至一二斗

不等宜設法嚴禁一浙省官水陸往來其奉使馳驛者所用夫役有兵部勘合可稽而本省官向無定額多者役及千夫少亦不下六七百人驛擾實甚宜加限制一溫台諸府廠鹵產鹽多有營兵以挨鹽爲名按戶追索或將數家食鹽并少報多指爲私販送官邀賞亦宜嚴禁章下所司議令責成督撫凡諸湖蕩俱飭屬詳勘量加濬治其漕鹽驛路諸獘分別禁治如所請在刑部八月閱讞牘敬愼詳審有疑輒商諸僚屬其秋審舉四眾論情實者以府君核別改緩決者十數人十二月閩同知公赴疾馳歸日行百二十里明年正月抵家十三年春服闋葬同知公于虎邱新唐橋時周太夫人痞疾間作因具摺陳情請展赴闕之期

報可明年八月爲　太夫人祝七袠壽張樂三日十五年四月始赴京補吏部右侍郎直南書房如故其年秋扈

駕至河南明年五月進見時

上諭如　周太夫人年高

賜以題曰慈竹春暉八月再

命提督浙江學政十月抵杭州　府君以異時所錄文雖斐覆如綺而文過其質要非先進禮樂之遺也遂兼以清眞爲導蓻實之士不相撓焉案試湖州有諸生挾卷以獻者巡捕經歷雷開基爲取其金試山陰副貢汪倫英屢代人入試俱發出論奏如律十七年

恩科鄉試　府君奏言浙江舉額數不過八千三百有奇其

中額不過九十四名與江西等而同考官則用十八房比江西獨逾其四宜量爲裁減下部議減二房又請淸釐商籍官生嚴杜混冒亦下部議行其明年選諸生充貢多一時耆宿象山姜炳璋嘉興李集才最優而貌俱僂已而鄉試俱中式裘公曰修爲主司見之笑謂府君曰子可謂略元黃而取神駿者矣十月調兵部左侍郎十九年正月還朝是歲扈

駕由盛京至吉林明年二月乞

恩終養

報可三月抵家二十二年

上南巡府君渡河迎

鑾尋送至河干

召見者再先是　府君直內廷及扈從南北
敕和詩動以十百數至是復發詩一百六十餘首
命和畢交巡撫奏進明年秋　宋夫人卒　夫人事舅姑篤
謹持家事籌畫有無一不以關　府君慮及是　府君始自
督家政析田八百畝分授四子俾分竈而爨焉又明年八月
爲　太夫人祝八袠壽張樂三日十二月　太夫人舊疾復
發病數日而卒　府君先後居喪旦夕不離殯側斷吟咏絕
游宴終喪始復寢于時日跪幕前誦金剛般若經茹蔬至小
祥不孝紹升檢禮經六十不毀之文以進始少嘗肉味二十
五年十月葬　太夫人于　同知公墓明年冬入京祝
皇太后萬壽

召見以服制將闋
命仍直南書房署吏部右侍郎二十七年四月補吏部左侍郎秋充浙江鄉試主考官十二月遷左都御史入見
諭曰汝資格淺人又誠實故特擢汝但慎毋喜事　府君頓首謝明年六月遷兵部尚書充經筵講官又明年七月扈
駕至木蘭三十年七月奏部中候補參將都司等官不無壅滯請量予疏通又言奉使官向有馬無夫所用之夫每從驛遞借雇恐啟額外濫應之漸查定例赴任官夫馬並給者不支領給口糧請嗣今奉使官亦遵此例其借雇者通行禁止章下所司議候補參將至五名以上即予分發其奉使官需用夫者每馬一匹折夫三名時大學士陳文恭公請裁官生

卷升入民卷議未定

上召問　府君　府君對曰官卷中額屢加汰損卽今定制不爲過優若裁歸民卷轉無限制亦非所以爲坊也事遂寢

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　府君在朝和平正直表裏一如不爲激切之言亦不肯詭隨衆好經筵進講數偁述堯舜孔孟心法以翊輔

聖德其論事必度時勢所宜不苟爲高論故先後所上奏施行者十居八九當再起吏部時遇京察奉

旨密第屬官高下有郎官阿敵爾圖者方向用它長官以一等上　府君獨第以二等

上以爲有心示異下

旨訓飭及掌兵部時與同官奏免滿州世職積逋銀萬餘兩事既行已而
上以世職中有不應免者責諸臣不分別奏請令代償所免府君與焉
上嘗詔示中外謂彭啟豐學問尚優而短于辦事唯　府君亦自以為不足也三十一年冬部中蔣史兩侍郎有隙蔣訐史于
上前且謂史于眾中詆　府君
上召問　府君　府君以弗聞對復奉
旨飭責罷史歸而降　府君右侍郎三十三年京察以原品致仕九月抵家三十四年四月別建祠堂于家之東偏為四

龕祀　同知公以下其年冬總督高公晉攝巡撫事延　府
君主紫陽書院明年秋入京祝
萬壽又明年冬再入京祝
皇太后萬壽
詔與香山九老會繪圖
賜杖禮成而歸三十八年
詔訪求遺書大吏開局紫陽書院請　府君總之歲周而畢
得書千八百部奏進
御覽四十一年春
駕巡山東　府君迎至泰安
召見慰問良久

詔復尚書銜

賜宴閱

召試諸生卷明年正月聞

皇太后升遐赴京旋反四十五年春

上南巡　府君迎至龍泉莊其年秋赴京祝

萬壽至濟寧得疾歸　府君家居無博弈之娛無聲色之好

以儉約率先鄉里遇生辰戒子孫不得張樂客至者薄酒數

巡而已是年屆八袠亦如之四十九年春

上復南巡　府君再至龍泉莊

上慰問畢

諭曰汝精力尚彊當以今冬至京與來年千叟之宴　府君

謹受
命既歸家忽得頭暈病逃悶者再至六月中旬患隔日瘧及
望稍瘥十六日晨起至外寢倚榻臥不孝紹升侍扶起坐忽
氣逆上倒身就枕遂逝遺疏達熱河
行在時尚書曹公秀先亦卒于位
上謂廷臣曰彭啟豐曹秀先俱不得與千叟宴也惜哉　府
君平生天眞自然不知人世有機械事坦懷接物徹去畦町
意有不可或時面折人然過已輒忘無少藏積以故賢士大
夫多樂與　府君親在翰林時鄂文端公掌院事知　府君
尤深每倆之
上前它掌院或相排擠文端每曲解之其在同列諸城劉文

正公與今大學士嵇公與　府君交久益篤相對無隱情
府君會試出尹文端公之房文端總督兩江從　府君咨詢
時事每見采納明光祿卿徐公如珂賜塋為士豪程氏所侵
奪訐訟累年不決文端以　府君言下所屬反徐侵地而治
程之罪里人陳君黃中高才有節操以蜚語陷下縣獄亦以
府君言得釋然　府君素不樂與人事至晚益務簡靜其太
史雖門生姻戚歲時酬酢外未嘗有私謁也初從侍講公受
讀先儒書中年以還流覽諷誦向往彌切晚歲旁參竺乘日
有程課嘗語人曰吾為秀才過徐達夫門時其及第方立斗
鹽之及吾筐成歸再過之而徐氏已易主矣後之視吾
之視徐也如此得不誦金剛經乎為詩文操紙筆立就

既成必使人盡意挍剔俾無憾乃已少壯時爲詩頗尚聲采後漸造平澹然元氣渾然到老不竭所刻古文既出邵武朱君仕琇頻首歎服曰規矩天成不煩繩削當今公卿閒未見其比建昌魯君仕驥尤盛稱　府君碑版文以爲虞伯生後一人而已課諸生令各奏所長不名一體零章斷句閒遇愜心欣賞彌日雖其子弟也亦然此可以見　府君之量矣

府君生于康熙四十年卒年八十四先授承德郎左春坊左中允累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娶　宋夫人累封一品夫人子男子六人紹謙舉人官曹州府同知先卒紹觀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紹咸增貢生先卒紹升進士需次知縣紹節殤紹濟孫男子十三人希韓舉人議敘知縣希范

舉人廣東合浦知縣希濂進士刑部額外主事希洛舉人祝蕚監生希涑廩生呼嵩監生夭希鄭附生希曾希彥希萊希仲曾孫六人蘊琨廩生蘊琪蘊芬蘊采蘊輝蘊璨烏呼不孝紹升生較晚當　府君壯歲服官時不孝蒙穉未有知識自成童之歲侍　府君于家　府君親授以朱子近思錄爲講說其文私心悚然發進取之志其後　府君在朝不孝省覲者三因以得交四方豪俊相與淬厲行業治古文　府君顧而樂之自歸田以還承命校刊文集讀　府君往時奏進文字始具曉　府君立朝本末其于身心切近之地咨稟得失益加詳焉上天降割遘此閔凶創痛方深何心記撰雖然傳亦有之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

爰督葬見聞纚成章段會仲兄紹覲自京奔歸別搆 府君行述甚具但文句繁富恐閱者不能徧周謹刪取大略亦頗有增加以備史志采錄要不敢緣飾美懿誣 府君謙牧之素冀知言君子有以諒其志焉不孝孤紹升謹狀

門下士王芑孫塡諱

十七日止非

二林居集卷十八終

二林居集卷十九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儒行述

儒之道明三綱五常經緯萬事飭其叢淆使罔不順理洋洋乎天地之際逮後稍陵遲求言議之工務實者尠門戶分是非起儒益雜言矣子言之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噫可不慎哉作儒行述

沈求如名國模浙江餘姚諸生也早歲棄舉業以明道為己任嘗入嵊見周海門論學有省既與蕺山劉子會講證人社歸而闢姚江書院與管霞標史子虛史子復講明良知之學

崇禎末屛居石浪明亾聞劉子不食殁哭之慟已而令門人重修書院講學益勤我朝順治十三年卒于石浪年八十二初山陰祁忠敏與求如善忠敏以御史按江東二日杖殺巨憝數人會求如至欣然以告求如字祁曰世培亦會聞曾子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乎忠敏後嘗語人吾每慮囚必念求如恐倉卒喜怒過差負此友也霞標名宗聖餘姚人爲人孝友忠亮彊氣自克一言一動必準于禮鄉人多化之少保孫鑛始與霞標爲文字交既從霞標聞聖學語霞標曰向嗜讀左國秦漢百家書先生爲我洗盡矣祁忠敏薦于朝詔徵不起崇禎十四年卒年六十四子虛名孝咸亦餘姚人宋太傅浩之後也求如卒

繼主姚江書院嘗曰良知非致不眞又曰空談易對境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精察力行之其庶乎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由是醇潔之士多歸之然子虛之學以悟爲則時崑山葛瑞五參學有得通書子虛子虛復之曰人生唯此一事足下既于此地有省良可慶幸然望百尺竿頭再圖進步否則滿絲一縷亦能絆人也順治十六年卒年七十八弟子復名孝復志行淵密和而有守崇禎十七年卒求如有弟子王金如者名朝式山陰人嘗與劉子證人社劉主誠意而金如篤守致知曰學不從良知入必有誠非所誠之蔽由是會者往往持與同凡從劉學者多以禪排沈史唯劉子亦不釋然也嘗致書金如其略曰僕生也晚不及事前輩老師大儒幸私

淑諸人于吾鄉得陶先生學有淵原充養自得每與講席積痼頓開退而憫然失所懷也其它若求如之斬截霞標之篤實子虛之明使皆僕自忖以為不可及者不問其為儒與禪也至足下志願之大骨力之堅至之以不止成就正未可量亦不暇遽問其為儒與禪也然而世人悠悠不能無疑曰諸君子言禪言行禪行律禪律何以道學為諸君子自信愈堅世人之疑之愈益甚今將永拒人于流俗不得一聞聖人之道是亦諸君子之過也傳有之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又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諸君子而誠畏天命憫人窮有溥濟一世之願盡一世之人納之大道闢陽明之室接孔孟之傳則心迹去就之際宜必有以自處矣若止就一身衡量諸君子

旣已自信矣。亦安往而不可乎。然僕有以知足下之必爲彼而不爲此也。陶先生者名奭齡與劉子講學陽明祠其學亦出入儒釋間云。崇禎十年浙中饑金如入嵊賑粟所活甚衆。與同門蘇禹民鄭鐄維竝爲求如立書院置田以來學者。見流賊方熾將走四方求奇傑謀時難無何疾卒年三十八自沈史旣沒書院輟講者竟十年。而縣人韓仁父繼之仁父名孔當亦求如弟子爲學兼綜諸儒以名教經世兢兢儒佛之辨。居貧未嘗向人假貸每言立身須自節用始。出陸梭山居家制用篇授學者曰能倣此亦自足用何要外求爲臨講必默對良久始發語聞者輒內愧沾汗退而相語曰比從韓先生來不覺自失疾亟謂門人曰吾于文成宗旨覺有新得簡

點形迹終無受用識之時又有邵子唯者名曾可為人孝友愷悌少頗愛書畫一日讀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遂渙然釋去姚江書院初立里人多以為笑子唯厲色曰不如是便虛度此生遂往同儕講業者競相質難子唯獨默然竟日初以主敬為學後專提致知嘗曰吾乃今知知之不可以已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爾日用跬步鮮不貿貿矣師事子虛甚謹晨走十餘里叩牀下省疾不食而反如是月餘亦病同儕推其篤實順治十六年卒年五十一韓邵既歿姚江學者日衰矣思復堂文集居易齋文集蕺山先生集紹興府志

孫啟泰名奇逢直隸容城人明萬歷中舉人也少倜儻好奇節天啟中東林黨禍方作會孫承宗以大學士經略薊遼啟

泰上書承宗令解黨禍承宗請入見不許已而欲疏薦之啟泰弗應時畿內多盜乃移家入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設教條肅部伍爲守禦之備暇則講習詩書修冠昏喪祭之禮恩教既行盜莫敢犯順治中祭酒薛所蘊兵部侍郎劉餘祐巡按御史柳寅東陳啟交章論薦

朝命敦促固辭弗應既而渡河率子弟躬耕蘇門百泉山老焉初啟泰與定興鹿伯順交始自奮于學博觀約取尤篤信陽明王子之書病世之名朱陸者樹門戶競辯說不知反本乃著理學宗傳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羅念庵顧涇陽十一子爲宗自漢董申以降迄明季諸儒其謹守繩尺者次之橫浦慈湖諸儒論議有出入者又次之其言曰譬之歲功孔子

備四時之令邪諸大儒各具春夏秋冬之一令邪次之二十四氣邪再次之七十二候邪合之成歲功其學專務躬行歸本慎獨自言年七十以往每益十年而功加密唯獨知之地不敢自欺無或懈而已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澂心端坐疾病未嘗有惰容子弟進止皆中法度閨門內外肅如也四方來學者無賢愚開以性之所近與人無町畦武夫悍卒工商牧豎接必以誠故天下識與不識莫不聞其風而慕之康熙十五年年九十二而卒睢州湯斌中歲游啟泰之門其生平論學一守師說云湯子遺書理學宗傳望谿文鈔

刁蒙吉名包直隸祁州人明天啟中舉鄉試再試禮部不售遂謝公車鍵關讀書一意聖賢之學嘗曰吾日三省吾身心

無妄念乎。言無妄發乎。事無妄爲乎。居常恂恂然。見義輒奮發。流賊掠畿西至祁。蒙吉散家財糾衆千餘守且戰。城得不破。時有二璫督兵事。有探卒報賊勢張甚。二璫怒謂其惑衆。欲斬之。蒙吉厲聲爭之曰。必欲殺彼。請先殺刁包。二璫氣索而止。已而相語曰。使若居官者。其不爲楊左乎。賊退。流民載路。設屋數區養之。有疾傷者予之藥。山東婦女被難者七十餘人。不能歸。蒙吉命其僕六人護而歸之。于其行。爲六人者八拜。六人者皆感泣。歷六府。盡歸諸其家。愍帝崩。設主。服衰服。朝夕哭。已而被僞命趣之起。七發書拒之。幾及禍。會闖敗乃免。初聞容城孫啟泰講良知之學。心向之。旣讀梁谿高子遺書。大喜曰。不讀此書。幾虛過一生。遂爲主奉之。自檢或有

過差或工夫稍懈即詣主前長跪自訟每晨起誦易一周輒垂簾靜坐以爲常居父喪哀毀月餘鬚髮盡白三年不飲酒食肉不內寢及母卒號慟嘔血數升遂病不數月而卒將卒時肅衣冠起坐命子濂告辭先人及高子主問以生產不荅徐曰吾胸中無一事行矣遂逝年六十七學者私諡曰文孝先生東林書院志

李中孚名　陝西盩厔人父信吾名可從義烈士崇禎末應募從軍隸監紀孫兆祿從陝西總督汪喬年討賊喬年戰歿襄城兆祿與信吾等五千餘人並歿之中孚年十六而孤母彭氏教之讀書家貧常從人借書比長博涉經史攷正訛謬著書數十卷已而盡棄之反身密證期于自得其論學以悔

過自新為始甚靜坐觀心為入手以謂必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此顏子不遠復之功也或問心曰無心曰心可無乎曰行其所無事也非無心而何問知曰無知未達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問如何保任曰終日乾乾口無它言目無它視耳無它聞心無它念則天命之性可復矣教學者首讀象山陽明慈湖龍谿書次及程朱書關中士子翕然尊師之已而母歿中孚往襄城求父遺尸將以合葬不得襄城知縣張允中感其義為信吾立祠常州知府駱鍾麟嘗師事中孚聞其在襄城迎致之館之道南書院發高顧遺書以續東林之脈繼講于江陰于靖江于宜興興起者甚眾乃還襄城以竣祠事康熙十二年陝西總督鄂善以隱逸

薦有

詔起之固辭以疾十七年禮部以眞儒薦大吏親至其家促之起中孚絕粒六日至拔刀自刺大吏駭去得予假治病遂居堊室反扃其門謝學者弗與通會

聖祖西巡欲見之不可乃

賜以額曰關中大儒大吏令衰謝中孚草衰詞甚拙大吏笑而置之晩遷富平以卒門人王心敬傳其學二曲集全謝山集

張考夫名履祥浙江桐鄉人幼孤貧不能就傅受論孟句讀于其母其母詔之曰孔孟只兩家無父兒也旣長有志聖道從蕺山劉子學嘗謂所見以質劉子劉子可之明亾隱居教授與凌渝安沈石長何商隱諸賢切劘講習一以躬行爲務

以爲聖人之于天道。所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矣。著經正錄。自敘曰。天之極道。民實秉之。存亡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準今。百世無忒也。故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猶極星不忒。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于心。則禍亂中于世。殆非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不爲功。竊取反經之義。摭舊聞。纂其要約以端其本。居嘗躬習農事。著補農書。以爲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于人。而廉恥立。知稼穡之艱難。則不敢妄取于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而世道可以復古矣。它所著書甚具。多敦本切于日用。病當世名講學者。騁口辯沽虛譽。故于來學之士。未嘗受其拜。一以友道處之。康熙十三年卒。年

六十四 陽園集祀 徐所撰傳

朱致一名用純江南崑山人父集璜以諸生貢太學大兵下江東城陷不屈死致一惆焉慕王裒攀柏之義自號曰柏廬隱居味道以諸生老其學確守程朱知行並進而一以主敬爲程長洲徐昭法與致一爲通家友屢以書問學答之曰竊觀吾兄酬應人倫微喜諧謔謔謔雖無損大節要非君子所宜爲何者書云德盛不狎侮狎侮身狎侮其職不修心狎侮其體不立孔子曰修己以敬已非外人物而爲孤子之己修亦非外人物而爲偏寂之修故一修己而人安百姓安矣若視它人一分可忽便是自己一分學力未到蓋聖賢實見人之與我此心同此理同吾無可驕于彼彼無可爲吾所忽者夫婦

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夫又何可怨乎哉夫又何可怨乎哉狃脩之心畢竟起于怨人怨人之心畢竟起于不自修求見自修之至而猶恐怨人者也此溫恭克讓所以為堯之德溫恭允塞所以為舜之德也昭法又言先須發悟而後可以言學致一曰聖賢之道不離乎事事物物卽事事物物而道在卽事事物物而學在苟欲先得乎道而後言學則離道與事物而二之亦析學與道而二之矣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然後可到易簡地位若先以易簡存心便入異端唯卽事物而達簡易之理故應天下之事接天下之物不覺其煩難若舍事物求簡易則雖應一事接一物便覺煩難不勝紛錯聖賢之

學無過一敬。敬猶長隄亘防。滴水不漏。敬之至也。一敬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能事畢。變通鼓舞盡利盡神。希聖希天之學。俱在于是。致一居平。精神寧謐。動止有常。晨起謁家祠。退卽莊誦孝經。數手書其文。教學者。置義田。修墓祭。贍宗族。友愛諸弟。自首無閒。過事變。斬然不撓。自言識得天理。孰當機立應。如離弦之矢。要不擬議。要不矜張。何思何慮。行所無事。康熙十八年。或欲以博學鴻儒薦。固辭乃免。其後有司欲舉爲鄉飲賓。亦非應。居家授徒。講學來者。必先授以小學近思錄。繼進之以四子書。每歲孟春。率諸弟子行釋奠先師禮。禮畢。講四子書一章。進止肅恭。誠意激發。興起者甚衆。已又患學者空言無實得。復作擬講語。反躬自責。言多痛切。其論學

未嘗爭持同異。曰知所當知。爲所當爲。可矣。它非所暇也。二十七年卒。年七十二。前殁之三日。設先人位。彊起拜于堂。曰吾可告無辠于先人矣。顧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有愧訥集及大學中庸講義行于世。無子。以弟之子導誠嗣。愧訥集南畇文稾

顧寧人初名絳。後更名炎武。江南崑山人。明季爲諸生。落落有大志。見國家多事。法度弛。人材壞。則究心一代掌故。攷制度得失。生民利害。與前史旁推互證。而折其中于六經。慨然以徼濤爲己任。毋王氏以貞節旌。南京破。謂寧人曰。吾雖婦人。然已受國恩矣。脫有大故。我則死之。于是寧人方應崑山知縣楊永言之辟。與嘉定吳其沆同里歸莊其起兵。嘗王授

兵部司務事敗求言遁去其沆死之寧人與莊僅得免王氏遂不食以死。明年唐王以職方郎召母喪未葬不行既葬嬰欲從魯王于海上道梗不得前有怨家欲害之乃變衣冠作商賈客游江浙閩復之舊都屢哭于孝陵。既歸有奴畔投里豪欲上變告寧人縛而沈之池僕壻訟之府獄急由周路澤溥為求解于兵備使者移訊松江得釋遂去之山東墾田長白山下。北抵山海關。還過昌平。謁諸陵。由太原入關中至榆林嘗言馬援田疇皆從塞上立功業。遂墾田于雁門之北。五臺之東。經營既定。以付其門人。復南客淮安自山東入京師萊州黃氏有獄詞連寧人寧人赴山東聽勘須繫半年富平李因篤自京師為告急于有力者親至歷城解之獄始白復

入京師先後五謁思陵自是往還河北諸關塞者且十年嚴後至陝之華陰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它方所不及而華陰據關河之口足不出戶而能徧聞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遂定居置田五十畝以自食而東西開墾所入別儲以備事其出游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卽老兵退卒詢其曲折發書勘驗同異著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其經世之略見于所爲日知錄中學人論治綜核名實于禮教尤兢兢謂風俗衰廉恥之防潰由無禮以維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故其辨析名物窮原竟委切深不苟爲夸大之言居華陰時年且老旣屢更患難志氣彌厲

聖祖朝開博學鴻儒科又

詔修明史公卿累欲薦起之卒不應康熙十九年卒于學陰
年六十九無子門人以其喪歸葬昆山吳江潘耒敘其遺書
行于世亭林集全謝山集

謝秋水名文洊江西南豐人明季補諸生見天下方亂慨然
有出世志入廣昌之香山閱佛書與衲子游處後遂棄諸生
學禪益力好大慧禪師書一日午坐忽如鳥飛出籠游太虛
中自此神氣洒然異于常時既讀龍谿王氏書服之復讀陽
明子書自信益篤遂與諸友講陽明之學頃之會于新城之
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秋水與爭辯累日爲所動取
羅整庵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闢程山學舍于城西名其
堂曰尊雒著大學中庸切己錄及講義數十篇以爲爲學之

要畏天命一言盡之矣聖人一生戰戰惕惕曰顧諟天之明命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非畏天命之心法學者常當提持此語注目而視唯此傾耳而聽唯此稍有一念之私急須當下提醒痛懲刻責速自洗滌以無犯帝天之怒工夫既久人欲淨盡上下同流樂天境地可得而臻也時寧都易堂九子星子髻山七子俱以文章節槩名天下而秋水獨反己闇修務求自得髻山宋之盛過訪秋水遂約易堂魏禧彭任會程山講學旬餘于是諸子皆推讓程山謂其篤躬行識道本康熙二十年有疾自爲墓志卒年六十七程山講義 自撰墓志

劉崑石名原淥山東安邱人也崇禎末盜賊蠭起崑石與其

仲兄率鄉人壘而守賊薄壘鄉人多被創死仲兄身中九矢鬬益力崑石從之發數十矢矢盡仲兄麾之去崑石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卒斬首二獲馬六賊遁一鄉得全亂定經營土疆力耕致富已而盡推膏腴與仲兄分其餘爲長兄立後贍其亾姊家閉關讀書閱養生家言喜之從道士求其術寢食俱廢至得咯血疾旣而讀宋儒語錄乃篤信朱子之學爲木主祀朱子于家集朱子書作續近思錄自敘以爲始去物而見身繼去身而見心又去心而見理又言學者居敬窮理二者皆法文王而已矣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居敬之功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窮理之功也每五更起謁祠堂退居一室與諸弟子講論率常至夜分月爲講會與起者甚眾後請

于有司建朱子祠于東郊春秋祀焉以喪祭禮廢俗日偷乃斟酌古今定爲品式祭必嚴齋戒治事必虔仲兄有疾籲天祈以身代兄疾七日中止三食久之一邑皆化于禮又爲鄉人置義倉煮粥以食飢人嘗曰人與我一天而已何畛域之有焉年八十二有疾當祭朱子彊起拜于庭悶絕良久甦康熙三十九年卒讀書日記陳舜錫所撰墓志馬長淑所撰傳

徐昭法名枋江南長洲人父汧爲明少詹事明亡沈水死昭法少舉于鄉既遭變遂遁迹山中居靈巖之上沙布衣艸屨終身不入城市時上靈巖謁繼起禪師問佛法家貧往往絕糧繼起饋之粟受之非繼起所受也湯文正爲巡撫屏騶從訪之不得見喪亟歎息而去晚歲志道益篤宣城沈麟生詒

之書頌其志節之美復書曰縕袍不恥是道何臧學問之幾不舍一息區區陳迹猶然見誚吾滋懼矣昭法殁孤孫方幼不克葬故人戴冠自山陰來賣字吳門每紙得百錢積二年乃葬昭法于青芝山下居易堂集 蘇州府志

劉伯繩名汋浙江山陰人蕺山劉子之子也方劉子家居講學諸弟子聞教未達輒私于伯繩伯繩應機開譬具有條理聞者莫不灑然共相欽服及劉子絕食殁唐魯二王皆遣使致祭蔭伯繩官伯繩辭曰敢因父殁爲利旣葬遂杜門絕人事有司或請見卻通家故舊亦峻拒之副使王爾祿故劉子門生以金三百兩請刻公遺書弗受語使者曰幸爲我辭大夫出處殊涂無苦相彊居蕺山一小樓二十年孜訂遺經以

竟先人之業。所與接。唯史子虛張奠夫惲仲升數輩而已。或勸之舉講會亦不應臨終戒其子曰若等當常記憶大父遺訓安貧讀書守人譜以終身足矣人譜者劉子所著書也所臥榻假之祁氏病亟彊起易之曰吾豈可終于祁氏之榻既歿門人私謚曰貞孝先生思復堂集 全謝山集

汪魏美名渢浙江錢唐人與人落落寡諧人號曰汪冷明季舉鄉試知府錢君以女妻之初盛飾入門魏美誠之乃屏服御御侍婢以疏布親操作明亾魏美遂棄科舉姻黨欲彊之試禮部出千金視其妻曰能勸夫子一駕則畀汝妻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愛此金也有司或以羔金為魏美壽不得卻埋之里貴人請墓銘餽百金弗許屏居城外常手提藥裹往

來山谷間裲食無定處時念母一至家家人行迹之不能得也已而出游東南名山與畸人高士游歸而依愚庵三宜和尚究出世法又頗好道士術能數日不食寧都魏叔子至杭州訪之與爲兄弟交因問曰兄事愚庵講豈有意爲其弟子耶魏美曰吾甚敬愚庵然今之志士多爲釋氏牽去削髮被僧服吾儒之室虛無人此吾所以不冐也病肺五月餘一日晨起視日曰日可矣命子蓮具紙筆書五言詩一章投筆就寢而逝詩曰大化無停軌道術久殊轍住世守頑形問涂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遙從此別魏叔子集

應嗣寅名摛謙浙江仁和人早歲厲志節與其友虞畯民張

伏生蔣與恆諸賢爲獵社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儒徵嗣寅偁疾輿牀詣有司以請得毋行海寧知縣許酉山請主書院造廬者再不見既而曰是非君子中庸之道也乃汎舟往謁許大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嗣寅逡巡對曰令君學道但從事于夔八足矣彼口說者徒長客氣耳許默然不怡既出嗣寅解纜疾行其弟子曰令君已戒車騎行且至何亟也嗣寅笑曰令君好事必有束帛之將拒之則益其慍受之則非心所安也行矣莫遲遲也同里姜圖南以御史巡鹺歸再致饋于嗣寅弗受一日過于涂方盛暑嗣寅衣木棉衣顚頸躑躅圖南歸以葛二端遺之且曰此非盜跖物也幸勿拒嗣寅曰吾昨偶中寒儉巾絺衣故在不需此也竟還之居常攷索遺

經以反躬實踐爲學坐臥小樓一筵一席罔不整肅其倦而休輒端坐瞑目起則徐徐而行終日無疾言無遽色遠近來學者衆里中一少年使酒難近忽叩門求聽講許之聽講三日甚拘苦遂去使酒如故一日在道中持刀欲殺人勢洶洶莫能阻忽有人曰應先生來其人遽失色股戰棄刀于道嗣寅前勞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此盍歸乎其人俛首謝過去嗣寅所著書甚具多宗朱子亦間出新義弟子凌印嘉沈士則姚宏任傳其學全謝山集

沈朗思初名蘭先更名昀浙江仁和人從蕺山劉子學明亡棄諸生敎授里中嘗累日絕糧采階前馬蘭帅食之客或饋米數斗不受其人固請固辭朗思餓而憊方推讓間頓于地

其人皇駭遁去既而蘇徐起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老子耳劉子既卒弟子傳其學者互有爭辯朗思曰道在躬行但滕口說非先生所望于吾曹也以喪禮久廢輯士喪禮說嘗舉先儒之言定其可行者授弟子畢貢孫函門人問曰先生今日何如朗思曰心中無一物知誠敬而已既殁應嗣寅爲經紀其喪無以斂涕泣不食或問之曰吾不敢輕受賻襚以辱先生嗣寅之徒姚敬恆趨而前曰如敬恆者可以斂先生乎嗣寅曰子之篤行乃沈先生所許也其可矣于是敬恆斂朗思葬之于西湖之濱全謝山集

耿介石名介河南登封人性清鯁篤于踐履順治八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尋授翰林院檢討出爲福建巡海道時海疆未

靖築石城以備盜興廉去貪革除苛政恩信大行康熙元年轉江西湖東道改直隸大名道時方嚴旂下逃奴之令行所過輒以窩逃辠之株連動三四十人介石在官期年淸三百餘案分別輕重釋諸無辜民甚德之丁母憂歸從蘇門孫徵君游覃思絕學自任益重復嵩陽書院以造士二十五年湯文正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疏薦介石

召入爲少詹事並輔導

皇太子會文正爲執政所嫉掎摭萬端介石遂引疾乞休詹事　　等劾介石詐疾因以傾文正尋予假歸仍主嵩陽講學不輟卒于家嘗與文正書以爲道本中庸作不得一些聰明執不得一些意見遲不得一些精采文正以其言爲然稚學

編湯子遺書

張仲誠名沐河南上蔡人順治十五年成進士出知直隸內黃縣其治以躬行爲本重農桑敦教化裁革苛政與民休息令家書爲善最樂于門注六諭敷言反覆警曉雖婦人孺子莫不愯然易感也朔望集諸生會講明倫堂倣自齋于學居五年坐事免復以薦起知四川資縣治資如治內黃一載告歸從夏峯孫徵君游學益邃初湯文正公自夏峯道內黃與仲誠語大說詒書徵君偁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及以薦入京文正與人書又偁仲誠腳踏實地其學以主敬爲功治易有心得當代眞儒也尋主游梁書院晚而闢白龜園以教學者興起者甚眾學者偁爲上蔡夫子云雜學編湯子遺書

竇敏修名克勤河南柘城人少勤學讀書每過夜中稍長偏治諸經聞耿介石傳蘇門孫徵君學從之嵩陽居五六年入京應禮部試謁湯文正公日夕請業錄其語以自檢文正謂師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職也勸敏修就教職得泌陽教諭泌陽地小而荒人鮮知學敏修為立五社設之師各置規過勸善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授以孝經小學次及四書五經暇則齋居讀書饘粥不繼晏如也康熙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丁母憂歸學者踵至于柘城東門外刱朱陽書院倡導正學于時四方學者自嵩陽外獨朱陽為盛矣服除入京授檢討

聖祖命諸翰林作楷書敏修書學宗孔孟治法堯舜而其要

在慎獨

聖祖器之壽以父老乞歸日與朱陽學者優游講習溫故知新反躬自得立家規著孝經闡義事親庸言多切于內行居頤之方侍父食氣逆上危坐而逝年六十四儒學編望谿集

潘克先名梧如江南長洲諸生也其學切于內省𨘺光闇然以師道推重鄉里與　南畇先生及尤展成爲友康熙三十五年年八十以疾終先一日致書展成曰病甚弗起矣生吾順殁吾寧到此覺眞實受用也　南畇先生聞而歎曰潘先生其知命者乎爲作誄曰鄉罾堂空維閭路塞功利漸濡聲華炫溢儒行穨靡師道蕩軼黨庠術序末由矜式猗歟先生風規挺出有睟其容弗滿其貿敬以束躬誠以畜德存言矩

行宮牆羽翼斂鍔韜光時不見識遯也無悶困也勿恤弟子受詔威儀秩秩几席無聲步趨有則循序致精辨疑解惑經師人師庶幾允克旣享退齡彌徵恂慄子處無營韜鄉壞壁芒屨苧袍水歆蔬食天君泰然素位自得示我德隅歌詩之抑惜未著書輝皇卷帙獨有微言闡自疾革生順殁寧大事已畢告終親朋馳牋絕緘西銘仁體誰其窺測承是提撕契余淵密如撥雲霧方臨杲日炊生之故晝夜消息童耄淪胥歲月浸失聲銷影謝神明奔逸唯聞道者性天協一乘化俱盡不震不怵游于太虛反于無極烏呼儆衾而斂適于哀飾淺壞而葬安于隧域不柴世榮不遺身式先生令名子今罕匹吾作誄詞敢告副墨 南明文集

吳徽仲名慎江南歙縣諸生也于書無所不讀而尤盡心于孔曾思孟宋五子著書三十餘種其行世者有周易粹言大學中庸章句翼論學以敬為主故號曰敬庵初游梁谿于時主東林書院者為高先生彙旃先生名世泰忠憲公從子恪守家法化導不倦徽仲與其州人汪文儀施虹玉無錫張秋紹等同受業高先生春秋釋奠畢升堂即席以次開講威儀儼然見者莫不斂容傾聽也已而歸歙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興起者甚衆老于家文儀名燧居徽之金城里年十六即手錄先儒書朝夕觀省既長篤于躬行一言一動必秉成法所著書甚具一以雒閩為宗其讀易質疑尤見推于時卒年七十四虹玉名璜休寧人初為舉業詣府應試入紫陽書院

聞鄉先生講學瞿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自力于躬行已兩書院會講皆推虹玉虹玉先一日肅齋戒至期攝衣登座務設誠以感人教學者九容養外九思養內以造于誠學者翕然宗之已而游梁谿事高先生將歸與高先生期某年月日當赴講及期高先生設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高先生曰施生篤行君子也如不信者吾不復交天下士矣言未旣虹玉挈其子偕曩至矣著思誠錄小學近思錄發明行于世秋紹名夏隱居菰川之上孝友力學初受業于馬文肅之門已而入東林書院其爲學先經後史博覽彊記而歸本自治高先生旣歿竝推秋紹主講席湯文正爲巡撫至東林與秋紹論學趣之邀至蘇州學宮講孝經小學

退而著孝經解義小學瀹注又攷先儒遺書著雒閩原流錄卒年八十餘東林書院志

高紫超名愈江南無錫人忠憲公之兄孫也十歲讀忠憲遺書卽有向學之志既壯補諸生平居不事帖括日誦遺經及先儒語錄謹言行嚴取舍之辨嘗曰士求自立須自不忝溝壑始事親孝父晉疾嗜酒食必具酒肉出就人飲每遣童往候而已屏立路旁俟與主人別則邀而掖以歸以爲常先後居父母喪不飲酒食肉不內寢有兩兄皆前歿撫其孤男女爲之昏嫁初有田數十畝所入錢輒隨手盡晚年遂大困嘗餓粥七日矣方挈其子登城上眺望充然樂也儀封張淸恪爲巡撫檄有司延紫超主東林講會紫超以瘍疾不行有司

饋之人屢不受平居體安氣和雖子弟未嘗訶譙終日凝坐不欠伸當盛暑不祼跣與人食不越簋下箸有忿爭者至紫超前輒愧悔縣中人好以道學相詆諆獨于紫超僉曰君子君子云年七十八卒嘗注周禮及朱子小學乾隆中督學尹公以小學取士頒行其書東林書院志

顧昀滋名培江南無錫人少善病母憂其不壽命棄舉子業習長生家言事導引頗得其術年二十五從宜興湯之錡問學皤然悔曰道在人倫庶物而已乃吾向者之自私也甚哉之錡殁有弟子曰金敞昀滋築其學山居以延敞晨夕講習遵高子靜坐法以整齊嚴肅爲入德之方默識未發之中久之遂篤信性善之旨動靜語默無非學矣晚歲四方來學者

日衆春秋大會山居行復七規有請益者教以默識其大原實體諸倫物七日期畢釋奠于先師習禮歌詩歲以爲常張清恪撫吳時詣東林講學頗疑靜坐之說昀滋往復千言暢高子之旨其言甚辯清恪不能難也年七十九卒華希閔所撰傳

錢子仁名民江南嘉定人早孤年十三棄書學賈既長數爲鄉里所侮慨然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唯聖人乎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齋戒往禱願爲聖人之徒其夕夢一丈夫引而告之曰道之不明由後儒之說亂之也子欲爲學屏去漢以後書其可既歸始取四子書讀之時年已三十矣題所居曰存養廬宴坐其中反觀默識日有省發陸清獻公知嘉定子仁從之論學又五年復往平湖見之清獻與之語多不合

怪問其所由子仁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尼父入耳嘗與友人書曰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即物窮理其病在于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于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為學者不可猒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朱子教初學者即責以知旣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滋甚又安可得而誠乎且堯舜之知不能徧物況初學乎此未合乎孟子也又言今之

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己田而芸人之田終亦必亾而已矣其篤于自信如此子仁卒于康熙中其遺言罕有聞者後七十餘年族子大昕為之狀搢紳間始有傳其學者焉錢大昕所撰狀

勞麟書名史浙江餘姚人世為農麟書少就傅讀書長而躳耕以養父母夜則披卷莊誦年十七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發憤以道自任舉動纖悉必依于禮購朱子近思錄讀數番立起設香案北面稽首曰吾師在是矣恆自刻責以為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詔臣父之詔子一廢職即膺嚴譴一墜家業即竄無所歸可不慎哉讀易啟蒙本義及橫圖圓圖有疑不能晰輒仰天籲朱子曰子其牖我乎研慮既久觸處洞然

其論學以爲下學之功始于不妄語不妄動極之至誠無欲手處引接後學委曲譚誠傭工下隸皆引之向道曰盡汝職分務實做去終身不懈聖賢矣勿自薄也聞者莫不爽然里中販賣者近麟書居不忍貨僞物務見牧童或折棄繒繳毀機穽有鬬爭者就麟書質往往置酒求解門人桑調元自錢唐來謁論學數日將別送之曰吾壽不過三年恐不復相見行矣勉之居三年麟書年五十九其九月語門人汪鑒曰不過今月吾將去矣遂徧詣親友家飯與老者言所以敎與少者言所以學已而令家人治木飭喪事一遵朱子家禮晦前一夕趣具湯沐浴更衣移牀正寢炳燭宴坐如平時旋就寢明晨聞喉中有聲撫之逝矣麟書嘗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此是實理渼山嶰谷中有眞儒者出縱遯世不見知其神明亦必在孔子左右無疑也一夕調元夢麟書從一大殿出執其手言曰汝稱子踽踽欲適萬里程吾何能釋懷調元驚寤後十年入太學瞻大成殿如夢所見調元字伊佐雍正中進士官工部主事引疾歸爲人淸癯絕俗足迹徧五岳晚年主濼原講席益暢師說刻餘山遺書麟書所著也鑒亦餘姚人嘗以父喪自雲南歸至渼川遇大風舟且覆鑒馮柁號哭誓以身殉忽風回得泊沙岸乃免衆呼爲汪孝子爲人矜尚志節旣從麟書學麟書戒之曰爽氣客氣也其學以銘之麟書之殁鑒實左右焉麟書二子長廷鉞能食貧居喪不受賻贈後麟書七年卒弢甫文集

朱湘陶名澤澐江南寶應人早歲勤學得程氏分年日程卽依次讀之閱數年而略徧要博覽天文輿地諸書窮竟原委久之始有志于聖人之道讀朱子語錄反覆不猒數有心得嘗言世之名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于言貌而所爲不覩不聞者離矣其窮理也徒汎濫于名物而所爲無方無體者昧矣于是有舍德性而言問學以爲朱學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觀朱子中和之說其于中庸之旨深乎故知居敬窮理只是一事窮卽窮其所存之心存卽存其所窮之理初非有二也平居齋肅如對神明遇喪祭一以朱子家禮爲法雍正六年

詔公卿各舉所知直隸總督劉師恕欲薦湘陶命其弟造廬

請弗應晚歲得脾疾每五更起盥沐觀書至夜分乃息謂其子曰聖賢工夫正乎困苦時驗之若稍稍放倒便至墮落可不懼哉疾甚吟邵子詩曰任經生死心無異雖隔江湖路不迷命家人治後事別諸親友怡然而逝年六十七止泉集王箴傳所撰傳

向荆山名璿浙江山陰人少攻舉子業年二十餘居母喪始覩性理書一日讀孟子云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瞿然曰吾其遂甘爲禽獸乎切已悔過心不寧者數月王行九者王文成公裔也方講致良知之學荆山往而請業聞其言輒心開去而以書往復者數四益自信遂奮力于學聚里中十餘人爲輔仁會每月朔一舉威儀進止咸有法度居久之里

人皆以癡目之荆山聞而笑曰其然乎其然乎作癡人傳辭曰浙江之濱有人焉問其姓氏不荅觀其行大類癡者人遂共以癡呼之其平居也首不脫冠身不去衣立未嘗跛坐未嘗箕行無緩急翼如其趨自手至足繩尺是拘當世所尚曰唯洒脫視此所爲癡復何說亦直無事危坐終日或誦詩書或玩周易思而未得如負重疚迨乎旣得不勝悅懌忽憂忽喜循環莫息在傍觀者莫測其由指之爲癡要復何尤及與物接互相談論或雄其辯動人聽聞或俯其首寂無所云言或非禮拒而弗荅道或不同厲聲正色時尚圓巧彼獨方拙癡之一言非此安設情之所發多與世忤人之所爭彼乃弗顧人之所欣彼或加怒是非當前一衷以理毀譽及躬弗恤

以喜見義勇爲奮不自止聲色貨利脫然如洗與物無競與世無爭苟非癡人復誰其能生質之陋幾于下愚人皆了了彼則若逃妄效聖賢望焉以趨堯舜之中孔顏之樂太極圖圖先天心學汲汲孜孜窮搜力索上希鄒魯下師濂雒言偭古昔動法先王惡聞人過樂道人長凡此所爲癡入肺腸烏呼天地有此癡氣聚而成人爲世所異自古及今繩繩相繼後有來者幸無自棄荆山服膺王學者且六七年已讀程朱書忽自疑偶于肆中得高忠憲公年譜讀之遂舍其所學一以程朱爲宗確守小學近思錄章句集注諸書與其學者辨析異同反覆不倦其自省亦日密嘗言事事反躬刻刻畏天一刻不畏天便是罪過一事不反躬便涉怨尤故其平居雖

小過失刻責甚至日之所作夜必告天家貧或終日不舉火而手不釋書著志學錄明其所得于程朱者雍正九年卒門人黃序言程魯望傳其學序言名艮輔魯望名登泰與荊山同鄉里聞其論學有省遂受業焉始宗王學已卒歸于程朱序言能文章善闡其師說魯望以侍父病得咯血疾疾亟讀書不輟或止之則曰死命耳以學死不愈于徒死乎卒時年二十九序言後荊山一年卒志學錄

鄧蔡瀕名元昌江西贛人也爲諸生有文名年二十五得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下曰吾乃今日知爲人之道也出入禽門往覓不自知何哉遂屏棄制舉業朔望陳五經及宋儒書拜之每晨起跪讀通書太極圖說西銘三四徧乃起靜坐

雩都宋昌圖以通家子謁之慕濂喜曰吾小友也館昌圖于家晨夕論學爲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攷一日昌圖讀朱子或問首章慕濂過廊廡下聞之泣而拜慟不能起其子見之趨翼焉慕濂與昌圖相持而啼謂昌圖曰子年未二十負志趣願子勉卒之無蹈吾所悔永爲朱子學人偷息天地慕濂有長兄瞽而頑大小事必稟而後行後母性瑣刻每怒慕濂慕濂必長跪請罪必得解乃已後母弟早夭弟婦有子請于慕濂曰感伯之德願留守待見之有立也慕濂泣拜之自是遂不入處室挾其子與弟之子寢于堂課督之慕濂有田在城南秋熟視穫挾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拾秉穗者累累慕濂招之曰來女無然近吾吾教女讀書能背誦書者吾自

鼠穀與女羣兒爭眎趨之慕濂始則使識字既使諷章句既以俚語譬曉之羣兒咸踴躍偁善既卒穫羣兒嚊曰穫卒先生且歸柰何有泣者自是秋穫羣兒則就學焉以為常故城南人無少長智愚皆曰我鄧先生城南人見有衣冠問鄧先生者則曰是我先生客邪渴則進飲飢則進食市井閒見慕濂必肅立端拱俟其過乃敢列坐云乾隆三十年卒年六十餘羅有高述

姜雲一名國霖山東濰縣人少有至性父游京師疾病雲一往省則已歿無錢市棺以敝衣一稱裹父尸身負之乞食而還族黨為醵金以葬母善怒怒則致疾雲一百計解之一日怒甚雲一跪卻前作小兒嬉戲狀持母手撾其面母笑而罷

自是不復怒雲一時年五十矣師事昌樂周士宏士宏有高致嘗與雲一至莒樂其山川家焉歿而葬焉雲一築室其側年饑率二日一食莒人恐其餓死聞于官而遺之粟居常肅衣冠謹言語遇人必忠敬人或非毀之至面詆夷然不爲動昌樂閻懷庭問雲一喜讀何書曰論語終身味之不盡也其自述生平學力年四十始能不以貧富攖其心五十始能不以死生動其心懷庭爲姜先生言行記如此云閻懷庭集

閻懷庭名循觀山東昌樂人性穎敏讀書過目不忘年十八舉于鄉其學初好佛氏既讀宋儒書乃一奉程朱爲宗省身克己唯日不足治經不主一家言而要本于自得少而孤及長每承祭哀慕累日其父母墓卑溼淫霖眾水交匯每當

夏詠交天將雨輒不食繞墓哭以是致羸疾議從墓旁濬渠洩其流數年而事不集久之卒遷葬焉益都李文藻之言曰當懷庭之遷葬也甫啟壙時恐水之敗其親之棺也恐敗其棺遂及其親之體膚也窅窅乎其若欲以生殉親也若欲以身代親之體膚也既見棺無恙依依乎若親之再生也若孺慕乎其側也及遷葬封穴皇皇乎如弗克見也如親之初歿也一二戚友持掖之始克終事焉乾隆三十四年成進士授考功主事嘗言議事務持大體覈功辠意所不可持之甚力衙中會食率用四五簋懷庭獨自買麪餅食之一同年友爲外官遺之金不受曰忝居議吏之地何敢辱君惠且不可以貧故累君也居二年引疾告歸歸一月而卒年四十五有西

淵文集及尚書春秋說行乎世閻懷庭集李文藻述 韓夢周所撰墓志

論曰予觀近世諸先生論學書其間是非離合蕪雜言之然跋其出處之際作止進退之間其冥符乎道者多矣于是比次諸先生行事擇其言之醇者著于篇至我　高大父　曾大父闇修力學希迹東林其生平行事別有述俟論定于後之君子焉

四月十九日

二林居集卷十九終